

140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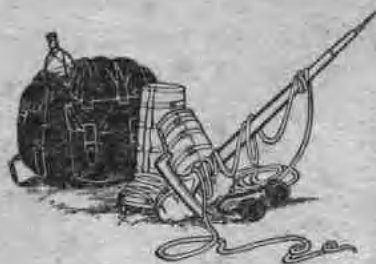
郭超人 著

征服希夏邦马峰

ZHENG FU XI XIA BANG MA FENG

少年儿童出版社

140970



郭超人著

征服希夏邦马峰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海拔 8012 米的希夏邦马峰，是世界十四座 8000 米以上的独立高峰之一，也是最后一座从未有人攀登和征服过的高峰。中国登山队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高度的战斗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头顶蓝天彩云，脚踏坚冰积雪，冒着高山极度缺氧的威胁，与狂风严寒搏斗，终于在 1964 年 5 月 2 日由中国登山队许竞等十人征服了这座高峰，在我国登山史上又写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

征 服 希 夏 邦 马 峰

郭 超 人 著

徐通潮绘图 张之凡装帧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 014 号

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社 2048（高小）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7/16 插页 1 字数 49,000

1965 年 4 月第 1 版 196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R10024·8093

定价：(6) 0.26 元



1961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员胜利登上希夏邦马峰



C0190386



海拔5600米冰塔区，深约10米的冰洞



奇特的冰塔



目 录

一	最后的高峻堡垒	1
二	揭开战斗的序幕	7
三	寻找攀援的途径	14
四	第一次艰苦出击	23
五	抢救阶级弟兄	34
六	一次风雪夜行军	44
七	建立进攻的“桥头堡”	54
八	在高山雷电中呼叫	64
九	在红旗的指引下	72
十	激烈的总攻之前	84
十一	红旗漫卷高峰顶	91



一 最后的高峻堡垒

亲爱的少年朋友请告诉我：从广义上说，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五亿多平方公里的星球上，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留下人类的足迹？没有被勇敢的探险家们征服？

荒凉而寒冷的南极和北极，曾经是历史上令人迷惑的最大的空白地带，地理学家把它们称作“沉默的大陆”，但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灯火开始照亮了它们那漫漫的灰色长夜。占据地球面积三分之二浩瀚无垠(yín)的大洋大海的狂涛骇浪不知卷走

了多少人的幸福和欢笑,但航海家们的探险活动已从水上转入了深不可测的水底。那铺天盖地的戈壁沙滩不仅渺无人烟,甚至被认为连细菌都不能生存,而勘探队早已带去了悦耳的驼铃和袅(niǎo)袅的炊烟。一望无边的绿色草原啊,虽然有的地方还只有野兽出没,但它的地下宝藏已被无误地记入了建设的蓝图。

至于那绵延起伏的千峰万壑(hè),人们对它们的冲击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便陆续开始了。

像号称“雪的家乡,冰的王国”的喜马拉雅,像嵯(cháo)岩奇立的喀喇昆仑,千百年来成为人们友好往来的壁障,成为鸿雁也无法飞越的难关。为了冲破它们的束缚,探索它们的奥秘,多少不同国籍和民族的登山家被埋进了冰雪的底层,在漫长的冰雪坡岩上留下了一出又一出惨剧。可是,人类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不前,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科学和工业水平的提高,各国登山家历尽千辛万苦,先后成功地征服了许多险峻的高峰。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四年前(1960年)5月25日的一个清晨(北京时间4点20分),年轻的中国登山健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地球的最高点——世界第一

峰、海拔 8882 米的珠穆朗玛峰峰顶，终于战胜了大自然花亿万年工夫摆成的“天罗地网迷魂阵”，走完了那段“地球上永远无法走完的旅程”，揭开了最高峰上亘(gèn)古沉睡的雪幕，在人类登山探险事业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现在，让我们翻开地图，看一看那些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峰吧：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海拔 8611 米的乔戈里峰，世界第三峰——海拔 8585 米的干城章嘉峰，世界第四峰——海拔 8501 米的洛子峰，世界第五峰——海拔 8470 米的马卡鲁山，还有 8000 米以上的高峰道拉吉利峰、乔奥尤山、库汤山(玛娜斯鲁)、南迦帕尔巴特峰、安娜普鲁娜峰、加舒尔布鲁姆山、布罗德峰、加舒尔布鲁姆第二峰，这些高插云天，神秘莫测的山峰，也都在最近十多年来一个一个地被人们踩在脚下，人们拍摄了照片，绘制了图表，整理出成百上千卷有关的资料。

那么，世界上是否还有高峰未被留下人类登临探险的足迹？

是的，亲爱的少年朋友，地球还为人类留下了最后一座高峻的堡垒，它傲然屹立着，“在地理上向人类进行最后的挑战”，这就是海拔 8012 米的希夏邦

马峰(地图上曾写作高僧赞峰),这是世界总共十四座8000米以上的独立高峰中最后一座从未有人攀登和征服过的高峰。

希夏邦马峰座落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主脊线以北、我国西藏地方聂拉木县境内。从几十公里以外的草原上望去,在喜马拉雅千百座丛山峻岭间,希夏邦马峰巍峨耸峙(wéi é sǒng zhì)在四周群峰之上,终年覆盖着白皑(ái)皑的积雪,峰顶高插天际,成团拥簇的淡积云像一方方柔丽的纱巾,在它脚下轻盈飘舞,灰褐色的岩壁光滑而峻峭,从谷底直插青空,形成一道道险恶的帷幔。多年积雪形成的冰川,有着不同的冰体结构,闪耀着非常纯净透明、寒光逼射的奇异光彩。冰川的冰面经常变形,不时送出震天动地的雪崩声浪。由于冰川运动形成的巨大冰裂隙和陡峻的冰瀑区,也就为登山者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登山者“望川兴叹”,视为险途。希夏邦马山区位于西藏高原的南缘,在气象上受到西风急流的袭击,大型高压脊^①控制山区的时机极少,天气瞬息万变。刚刚还是烈日当头,晴空万里,刹那间天色昏沉,浓云

① 天气图上表示暖流(好天气)的曲线。

密布，希夏邦马山区又变成了另一副姿态。看：强劲的高空风卷起万丈雪雾，在天地间扯起浓密而混浊的幕布，闪电像万道银蛇在山岗上跳跃，急速（jù）闪动的光芒，使人眼花缭乱；沉闷而响亮的雷声隆隆不绝，大地仿佛在摇撼。根据气象工作者提供的资料，希夏邦马山区一年中只有四、五两月适宜登山，而这两个月中真正出现好天气的时机又很少。在平常时候，8000米左右的高空风的风速常在每秒20米以上（约为八、九级大风），同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最低温度曾达到摄氏零下30度左右。

在过去的年代里，希夏邦马峰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在山区休养生息，进行了世世代代的艰苦经营，但是，山峰对外界却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在喜马拉雅山区登山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机，也甚至沒有一员登山家曾把它作为进攻的目标，只有几个外国登山队的人员在几十公里以外对它了望过一阵，最后也不得不知难而退。一个名叫沃莱斯敦的英国人写道：“在聶拉木，我们发现我们已走到伟大的高僧赞峰的近旁了。我们从20哩的远处了望了它一下……以后我们虽然顺着直通该山的主谷上行了好多哩，但除雾气而外，

什么也看不见。”直到本世纪中，人们还找不到一张希夏邦马峰的精确照片，许多外国登山家无可奈何地把它称作“神秘的山峰”，他们在文章中以焦急的心情写道：“世界最后一座8000米高峰在等待着”，“世界最后的目标在召唤着勇敢的强健者”。

是的，这样的时刻终于被“等待”到了。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五个春天，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胜利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四年以后，又毅然担负起为人类攻克地球上这座最后堡垒的任务。英勇的登山队员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头顶蓝天彩云，脚踏坚冰积雪，冒着高山极度缺氧的威胁，与狂风严寒搏斗，吃大苦，耐大劳，展开了人类登山探险史上又一场极其复杂而艰巨的战斗。





二 揭开战斗的序幕

3月,在温暖的拉萨河谷,已是枝头含苞,丛草泛绿,但在希夏邦马峰下,迎接中国登山队员们的却是冰封雪冻的严冬景象。

阴沉浓重的云块,像褐色的大铁板压罩在人们的头上,巨大的山风疯狂地撞击着地面,不停地发出凄厉的啸声,粒雪^①夹带着冰雹,像浓雾一样在空中

^① 在雪线以上地区,降下的雪花经日晒融化,又受冻凝结成一粒一粒的,一般称作粒雪。

弥漫，阵阵沙石被卷上几十米的高空，飞扬着，翻动着，仿佛想把大地埋葬，九曲十八弯的娜可多拉河覆盖着蓝色的冰层，微量的水流在河床深处低声咽泣，只有希夏邦马峰雄伟的银色峰峦还巍然屹立着，像一个披挂着白银铠甲的巨人，在漫天风雪中凝视着大地。

“希夏邦马峰！”

“希夏邦马峰！”

当登山队员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奔驰了五天，抵达希夏邦马山麓时仰望高耸入云的峰峦，都情不自禁地欢叫起来。虽然，天色已近傍晚，风更大，雪更紧，温度计上的水银柱下降到摄氏冰点以下20多度，但是，英雄的登山队员们却热情奔放，精神振奋，完全忘记了疲乏和严寒。他们顶着夜色，迎着风寒，欢笑着，歌唱着，以昂扬的战斗姿态动手刨挖冻土，搬移岩石，开始了建设登山队大本营的战斗。

中国登山队全队共包括一百九十五名队员。他们来自长白山麓，来自西南莽莽的原始林带，来自波涛拍岸的东海之滨，来自富饶而古老的中原腹地，来自辽阔无边的西藏草原。他们中有来自工厂和矿山

的工人，有来自风雪运输线上的汽车司机，有来自机关企业的职员、正在学校肄业的学生、西藏翻身农奴，还有人民解放军。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八岁，最大的也不过四十岁，全队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这些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队员们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共同的理想，这就是：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揭开世界上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全部秘密。

登山队队长、共产党员许竞是我国最早的登山运动员之一。他今年三十七岁，中等身材，清瘦个子，长得很结实。由于他有着良好的高山适应能力，精通登山技术，擅长组织工作，几年来，他与战友们一道踏过帕米尔高原的冰雪，攀登过喜马拉雅山峰的岩石，为祖国登山事业贡献了力量。他勇敢、坚强、机智，然而谦逊、质朴、亲切近人，他在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大风大雪的坏天气里，他两次率领侦察组为大队寻找和开辟前进的道路，突破了珠穆朗玛的头一道天险——被称作珠穆朗玛峰“大门”的北坳。北坳是珠穆朗玛峰主峰与北峰之间的一道山坳，拔海

7007 米,平均坡度在五六十度左右,像一座高峻而逶迤(wēi yí)的城墙。在它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冰雪,潜伏着难以捉摸的冰瀑和雪崩的危险。试图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国登山队,不止一次地在这里受到冰雪的袭击,仅 1922 年一次雪崩中,就有七名英国登山队的人员丧失了生命。但是,许竞和五名英雄的侦察队员一道,冒严寒,战风雪,克服重重困难,越道道障碍,终于找到了一条贯通北坳的安全路线,并且在险陡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台阶”,拉起坚固的保护绳索,在宽阔的裂缝间搭起了桥梁,在垂直的雪墙上挂起了软梯,为大队开辟了一条飞往顶峰的道路。以后,许竞又率领突击队员向顶峰挺进,登达拔海 8500 米的高度。

副队长、共产党员张俊岩也是我国登山运动健将,1956 年参加登山活动后,第一次登上陕西省拔海 4113 米的太白山主峰,三年之后,与一批登山队员一道,胜利征服新疆境内号称“冰山之父”的拔海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山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日子里,他担任高山运输队队长,率领队员们把大量高山物资运到拔海 8100 米的地方,有力地保证了登山活动的胜利。

登山运动健将王富洲，这个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的二十九岁的共产党员，担任登山队的副政治委员。他生长在黄浪滔天的黄河之滨，党的教导和农村的劳动生活培养和锻炼了他坚毅不拔的性格。早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期间，王富洲就立志要访遍祖国的壮丽山川，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寻找矿藏和资源。在与世界最高峰进行的那场艰苦的搏斗里，在外国登山家称作“连飞鸟也无法越过”的“死亡路线”上，王富洲与另两名战友一道，进行了十九个小时的连续高山行军，从清晨到黑夜，又从黑夜到黎明，终于在既没有氧气又没有食品的情况下登上了拔海 8882 米的顶峰，表现了许多外国登山家无法理解的惊人意志和毅力。

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王凤桐担任登山队党委副书记。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在过去历次登山活动中都以自己的勇敢和才智博得登山队员们的尊敬。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日子里，王凤桐为了给战友寻找安全登达顶峰的道路，冒着缺氧窒息的危险，上到拔海 8600 米的高度，直到任务圆满完成。

经过登山运动员们几天来的风餐露宿，辛勤劳